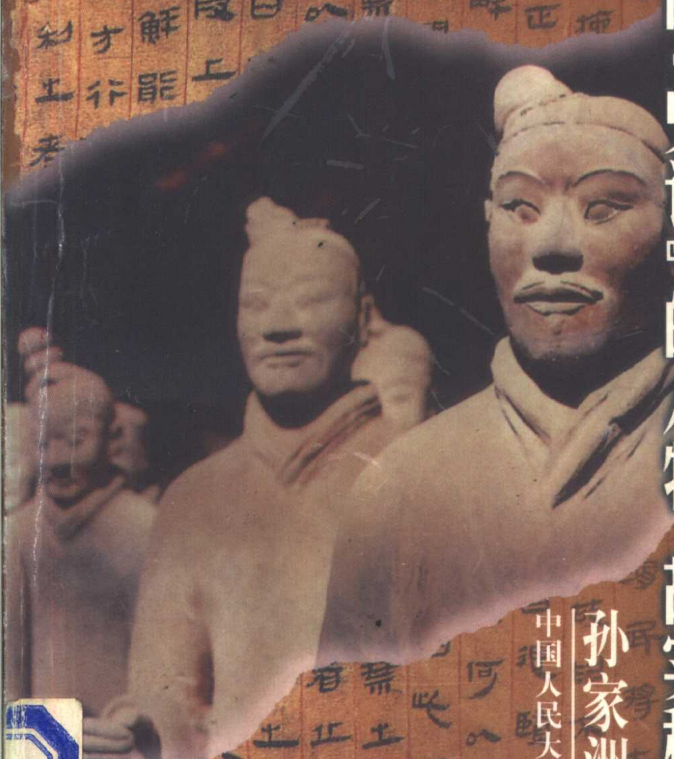


命运与性格的对话

再品『史记』的人物、故实和思想

孙家洲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命运与性格的对话

——再品『史记』的人物、故实和思想

孙家洲 著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0012267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命运与性格的对话:再品《史记》的人物、故实和思想/孙家洲著
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8

ISBN 7-300-02605-2/K·229

I. 性…

II. 孙…

III. 历史人物-人物研究-中国-古代

IV. 82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5871 号

命运与性格的对话

——再品《史记》的人物、故实和思想

孙家洲 著

出版发行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码 100080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星河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8.25 插页 1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170 000

定价:12.00 元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引 言

《史记》是一部奇书。

《史记》成书之后，西汉朝廷一度把它审慎典藏，秘不示人。汉成帝时，东平王刘宇曾奏请朝廷颁给《太史公书》（即《史记》），朝廷重臣反复讨论后，驳回了东平王的奏请。理由是：此书有战国纵横权谋，以及汉初的谋臣奇策等内容，不宜于扩散给诸侯王。

一部史书的典藏与流传，竟成了朝廷议事的“要务”，岂非一大历史奇观？

两千年来，围绕着一部《史记》，上至帝王权贵，下及文人墨客，争得

纷纷扬扬。尊之者，奉为“二十四史之首”、“史学双璧”之一；贬之者则罗织罪名，百般挑剔。更有意思的是：褒贬双方都承认，《史记》有巨大的感染力。它可以控制读者的情绪和情感，使你身不由己地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甚至于拍案而起！这种亘古仅见的魅力，来自何方？但愿有兴趣打开这本书的读者，与我一道去追寻探索。

司马迁写人，虽涉身世和阅历，但尤为着力表现的却是每个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，并且，揭示出性格往往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。这就使《史记》充满了灵气，决无一般史书那种千人一面的枯燥感和雷同感。或许这正是两千年来《史记》备受人们喜爱的原因所在。

司马迁著史，决不自甘于做一个客观记述的“述史者”，他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炽热的感情，去解读历史，褒贬人物，去创立自己的“一家之言”。任何时代的史论史评，都容易触发现实政治的某些敏感的神经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有相当一部分属于“当代史”，发表评论总不能不有所顾忌，所以，对汉代历史或人物的评议，司马迁常用较为隐讳的方式，这就是后世学者总结出来的“寓论断于序事”的方法。读史者只要稍微留意，就不难体味出司马迁的感情。司马迁并不满足于这种曲折地宣泄情感的方式，只要稍离文网，他都不吝于将真情实感赤裸裸地表达出来，或慷慨激昂、或扼腕叹息、或冷嘲热讽，无不入木三分，感人肺腑。譬如，司马迁仰慕齐相晏婴的功业和人品，在其列传的赞语中，直述胸臆：“假令晏子而在，余虽为之执鞭，所忻慕焉！”后世著史者，谁曾如此坦诚地表达自己的爱憎？正如李长之先生的评论：“他那更根本的一点内心的宝藏，那便是他那浓挚、

奔溢、冲决、对一切在同情着的感情。”（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》，三联版，325页）真情流露，并能广泛地引起人们的心灵震颤和共鸣，或许正是《史记》独具生命力的原因之一。

历史，实际上存在着若干不同的层次：有历史上真实发生过、后人已无法完全洞察的历史；有史学家载入典籍、却不知是否完全“真实”的历史；更有读者心灵所感知的历史。读者的阅历不同、秉性各异，往往对于取舍和判断各异。这其实是读史者和著史者之间的一种心灵交流和撞击。

清代史学家赵翼，有《读史》（《陔北集》卷二八）一诗：

一刹那间便一生，
何须恩怨苦分明。
老来自笑犹闲气，
动为前人抱不平。

说的就是他读史论人的冲动。读史若无所动、所感，必是感情麻木之人，或是看破红尘的超人。我年过不惑，自然与“老”尚有一段距离；前辈老宿高贤读史都情难自禁，我等论史略有“不平”之气，也就不难为自己开脱了。我读《史记》，就时常触发某些“灵感”，它往往可以超越原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之上，而形成一种对人生价值、处世方式的体悟。我认为，说历史对人生有垂鉴、启示作用，这种个人的感悟，应是主要内容。我相信，每位读史者心中，都会有一个“《史记》的世界”，至于本人呈现给读者的这本小书，是否能得到大家的认可，我本不敢多作奢望，但却由衷地希望读者能有如此一说：此书体现了作者的秉性和感情，对

《史记》的精髓有自己的理解。

历史学曾被长期看作统治者的庙堂资治之学，甚至还被某些人视为玩弄政治权术的渊藪所在。在这种大背景之下，即便是呈现着“重视”历史的假象，也只能是对历史的践踏。政治权力硬把无私的历史贬为侍婢，还有何历史学繁荣可言？历史应当重返社会，归属人民。所以，本文的写作，在文字表述上，力求通晓易懂。实际上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本来就很注意文字的通俗化表达，他引用《尚书》等上古典籍时，都用当时人所能理解的文字做了“今译”；又大量引用谚语、俗语甚至于方言，来表述和评论历史。时至今日，向社会介绍《史记》，如果再迷恋于“高文典册”，岂不违背太史公的初衷？所以，本书所引《史记》原文，大多用现代语译出，其中通晓易懂或经典式的短句，则保留原貌；史料来源在各章之后一并注出。

希望读者朋友，能喜欢这本小册子，更期盼对书中的缺陷和错误，提出批评指正。



孙家洲，1955年出生
于山东省莱州市东宋
村。现为中国人民太
学历史系副教授、硕
士研究生导师。曾以
高级访问学者身份，
赴日本进行为期一年
的专题研究。主要研
究方向为秦汉史。已
出版著作《韩信评传》
一部，并参加了《马
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
华文明》等四部著作
的写作，发表了《楚
汉“复封建”述论》、
《汉代“应验”谶言
例释》、《西汉矫制考
论》等学术论文30余
篇。目前，正在主持
着一项得到国家哲学
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
金资助的史学研究项
目。

目 录

1	一 两个人的战场
41	二 为王者画像
67	三 万人之上与一人之下
105	四 将在外
139	五 政治舞台的幕后
171	六 刺客与游侠
193	七 智者的选择
217	八 在信义与利害之间
242	附录 1 司马迁的悲剧情怀 / 邬文玲
253	附录 2 主要参考书目
255	后 记

一

两个人的战场

《史记》的十二《本记》中，最富于激情、最具动人风采的是《项羽本纪》和《高祖本纪》。这两篇千古史传，不仅典型地反映了秦、楚、汉“号令三嬗”的历史剧变，更以传神妙笔，塑造了项羽和刘邦两位不同类型的天纵英雄。他们出身不同，性格不同，结局亦不同，但却同样令人感奋，令人钦佩，令人暇思不已！

① 两叹两歌 别具滋味

秦始皇灭六国，一统天下，难免志得意满。他合“三皇五帝”尊号为一，创建“皇帝”名号制度，并自称“始皇帝”，欲其子孙世世相传，以至无穷，就是这种得意骄横心态的直接体现。同时，秦始皇并未完全被胜利冲昏头脑，国家所面临的潜在威胁，他并非毫无所知。他对楚、齐、韩、赵、魏、燕六国故地，始终持戒备心理，政治上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文化心态上的认同，秦始皇本人的“关中本位”思想，自身就是证明；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匈奴族，借中原地区战国纷争之机，南下鲸吞，此时已是秦王朝一个可怖的强邻。即令秦始皇希望能高枕无忧，现实也不容他乐观起来。微服私行于都城咸阳，竟遇“盗贼”惊驾，不得不闭城二十日，搜捕盗贼；外出巡行，又遇刺客，博浪铁锥一击，万幸只中副车，确实足以令人丧胆；天降陨石，百姓刻字以泄愤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；方士求长生之药不得，归朝却奏上“亡秦者，胡也”的神秘谶言，令人心神不定；在统一战争中最费手脚的楚地，民风剽悍，偏又自认为“秦灭六国，楚最无

罪”，民间广泛流传着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之说，始皇帝自然不能置之罔闻，他时常说：“东南有天子气”，东南，即指楚国故地，所以，秦始皇也曾采取过若干强硬手段，力图巩固自己的政权。他开直道，筑长城，以良将重兵戍守北边，是为了抵御来自匈奴的威胁；他修驰道，迁徙六国贵族人物及富商大贾入关中、巴蜀，是为了防范来自山东六国故地的复仇。秦始皇沿所修驰道，多次去六国故地巡行，固然有追求长生不死的意念，同时也有向六国遗民显示皇帝威严、炫耀军事优势的用心。所以，始皇帝的随行队伍，浩浩荡荡，旌旗飘摇，金戈之声传闻数里，森然之气直逼霄汉。特别是皇帝法驾，在金戈铁马的簇拥之下，更是声威显赫，万众注目。胆怯者远避而不敢窥视，稍具胆识者迎尘跪拜，惊叹天威不可测。始皇帝安居车驾之上，纵目四顾跪拜的臣民，自然是“龙心大悦”。

如此“王者仪仗”，进入楚国故地，游会稽山，渡钱塘江，吸引了三楚臣民，前来领略帝王威严。围观者中，有一人如鹤立鸡群，他年约20岁上下，身高八尺有余（按：秦汉一尺，合今制23厘米有余，身高约2米左右），满面风尘之色，却掩盖不住双目中的刚毅、神勇之态。他的眼睛最为奇特，隐约似有两个瞳仁相迭合，目光所及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在众人对御驾畏服的目光中，唯独这位伟岸的青年人敢以平视的目光，紧盯着始皇帝的法驾，由远而近。忽然，他冲口而出：“彼可取而代之也！”站在身边的一位长者，急忙用手掩住壮士的口，急切的叮嘱：“千万不能信口乱讲，当心灭族之祸！”长者留心观察周围，好在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皇帝一行上，青年壮士的豪语，并未引起注意。

秦始皇当然不可能听到青年壮士的感叹，他只要稍有耳闻，就会将这一“不法之徒”处死；假若秦始皇知道了这位壮士和长者的真实身份，即便是他们并无越轨之语，始皇帝也会将他们收捕法办。青年壮士项籍，字羽；身边的长者项梁，是项羽的叔父。项氏世代仕楚为将，项梁之父项燕，在战国末年曾把秦国 20 万远征军悉数歼灭，造成了秦统一战争中的最大一次败北。后来，秦国老将王翦统 60 万雄兵，才击斩项燕。秦灭楚之后，项氏一族自然成为严格控制的对象。于是，项梁带着自己的侄子项羽，开始了流亡生涯。初历家国之变的项羽，虽然只是孩童，却胸有大志；项梁更刻意追求把小侄子培养成堪负重任的栋梁之材。项羽先去学识文写字，学业未完，又自作主张去学击剑之术，技艺未精而欲中止。项梁严辞苛责，项羽竟振振有辞地直抒胸臆：“书足以记名姓而已，剑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”项梁听后，大为宽慰，少年壮志可嘉，于是教项羽学习兵法。项羽大喜，他对于兵法只追求略知大意，并不愿按步就班地深究细探。后来，项梁避难吴县（今苏州市），项羽随行。项梁以学识才干，赢得吴中士绅信任，每逢当地有大规模征发徭役或置办大型丧事，都请项梁主持。项梁利用这种场合，暗中用行兵部阵之法组织宾客及子弟。在此类隐蔽的准军事行动中，项羽表现出的军事天才和组织能力，使项梁大感欣慰。就在此时，发生了上述始皇巡行、项羽雄叹的事情，项梁怎能不极为紧张？当然，他对这位胸怀大志的爱侄，更是倍感器重：复兴楚国的大业寄托有人了！

又过了若干时日，秦始皇一行，结束了东方巡行，返回京城咸阳。城中居民和来都城服徭役的四方百姓，也蜂拥而

至，在警戒线之外，夹道观看皇帝威仪。法驾缓缓驶过，围观者中突然传出一声赞叹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”人们循音望去，只见一位40岁上下的壮士，满面艳羨之色，目送皇帝法驾远去。壮士姓刘，名邦，字季，秦沛县人。当时，他以泗水亭长的身份（亭长，秦代基层治安机构的负责人，相当于今乡镇派出所所长），带领沛县民夫，在咸阳服徭役。

刘邦生性豁达，好酒好色，喜爱广交朋友，行事多带游侠风气。他虽生长于普通农家，却自幼不喜农田生产。在担任泗水亭长之后，更与沛县县衙中的大小吏员过从甚密，其中与萧何、曹参结为知交。刘邦的地位虽然低于县吏，但他却自视甚高，时常与县吏们斗口争胜，在折辱别人之中，得到一丝优越之感。一班县吏们也就把他当作爱说大话之徒看待，无人与其争一日之长短。

刘邦不循常规、不拘小节的性格，有两件事可做例证：

刘邦喜好饮酒，但又时感囊中羞涩，于是他时常去王氏、武氏两家酒店中“赊酒”，每饮必至尽兴醉卧，所赊酒资不在少数。两位酒店老板，虽然把所赊酒钱记录在案，但却无胆量当面索取；刘邦似乎从未想过要偿还酒钱。因此，每到年终，酒店老板只能毁弃赊酒凭据。

县令的好友吕公，自外地举家迁居沛县。县令设宴接风，沛地豪杰、吏员闻风之后，或出于情愿巴结，或出于无奈敷衍，纷纷携带钱财礼品前来庆贺。沛令委托精明能干的主吏掾萧何操持盛宴，按贺礼多少决定席间的位置，凡礼钱超过一千的，即可到堂上入席，不足一千的，只能坐在堂下。贺客们入席方毕，门口又传进了一张名帖，上写“献贺

钱一万”。只见来客昂然而入，手中实不持一钱。萧何笑着向吕公介绍：“这是本县泗水亭亭长刘季，他一贯说大话，却很少能成事。”吕公见刘季仪表伟岸，气度不凡，虽说靠伪称有重金相贺而“混”入正席，却吃喝谈笑，旁若无人，更无一丝歉愧之色。吕公心中暗暗称奇，席间有意结交攀谈，并在酒后留下刘季，把爱女许配于他。

不料，吕母对吕公的决定大为不满，连声抱怨：“你常说女儿相带富贵，不能随意许人。怎么胡乱把女儿许给一个小小的亭长？”吕公却神秘地说：“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？”就这样，刘邦意外地获得了娇妻。这位吕公的女儿，就是大名鼎鼎的吕雉，汉高祖刘邦的“正宫皇后”。

项羽与刘邦，两位楚地豪杰，日后推翻暴秦统治的首领人物，面对始皇帝出巡的盛大仪仗，都发出了凡夫俗子所不敢出口的感叹，细品内涵，两者之间仍存差异。“彼可取而代之也！”项羽一叹，愤恨、暴烈之情，溢于言表，直抒己志，确为“叛逆”之言，稍为始皇帝所闻，必招灭族之祸。“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”刘邦一叹，语意含混，既可理解为抒发本人抱负，也可诠释为对帝王伟业的盛赞。其暴戾之情远逊于仰慕之心，倘若此语为始皇帝所闻知，或许也可作为颂辞一笑置之。依项、刘二人当时的身份、地位而言，项羽为贵族之后，且受叔父项梁教诲，素有反秦复楚之念，一叹即露取而代之意；刘邦不过楚地一平民，亡国之痛远不及项氏叔侄，复国之念恐怕无从谈起，他平素尽管喜爱凌辱县吏，但也无从萌生代有天下的大愿，其叹词以艳羨为主调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项刘二人志趣不同，在起事前的叹词中，已可概见；在

其两首歌诗之作中，同样显示了他们的人格特征。让我们潜心品读项羽的《垓下歌》和刘邦的《大风歌》。

垓下之战，最终决定了楚亡汉兴的大局。在四面楚歌之中，一生神勇无敌的项羽，不得不面对穷途末路。随侍军旅的虞美人含泪伴饮，酒酣耳热，项羽慷慨悲歌：

力拔山兮气盖世，
时不利兮骓不逝。
骓不逝兮可奈何，
虞兮虞兮奈若何！

这首《垓下歌》真是长歌当哭！歌诗之中，他对自己天赋神勇却陷入败亡，自有难言的苦闷和不解，但叹咏的重点，却在于愧对相伴多年的虞美人。江山得失已退居其次，面对着冰清玉洁的美人，项羽的真性真情，在败亡之前，一展无遗。

后世文人对《垓下歌》颇多推许，清代诗人王宗耀《和东坡虞姬墓》，就是隐含推许的诗作：

如此鸿沟负约何？
美人留得楚山河。
读书名姓真粗记，
一唤虞兮便不磨。

诗中对项羽的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虽有所讥刺，但指出项、虞对歌可与楚汉之争共垂史册，项羽虽疏于文采，但其真情毕露的“虞兮”一唤，足以使《垓下歌》成为永不磨灭的千古绝唱。

项羽亡败之后数年，汉开国皇帝刘邦，在诛杀了开国功臣韩信、彭越，平定英布之叛后，班师途中，路过故里沛